

Sakuliu

撒古流

從心₁

文／林佳禾

訪談首次刊載時間／2018年12月於《藝術認證》第83期

「我最大的作品，耗掉我最大精神的，並不是繪畫、雕刻、陶藝、寫作、蓋房子……這些比較具象的創作，反而是思想的開拓，跟思維的傳遞。」

排灣族人撒古流，1960年出生於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村達瓦蘭（tjavadran，植苗之意）部落 malang（美的釋放）家族的 pu-lima 家族（意喻「很多手、手藝精巧的人」、「動手的人」、「有執行力的人」）。達瓦蘭為北排灣拉瓦爾亞族最古老的原生部落，位於現址已逾400年。撒古流來自匠師的平民領袖 Pavavaljung（巴瓦瓦隆）家族，父親、祖父都是部落中極出色而受人敬重的工藝匠師，擅長刀、鞘、弓、箭、鼻笛與口笛等物件的製作。父親 Pairang（白浪）於2011年獲文建會（文化部前身）列為「傳統藝術類文化資產保存者」，是排灣族的口、鼻笛技藝重要傳人、人間國寶，1970及1980年代擔任大社村村長，為重要的地方意見領袖（在排灣族中稱為 pu-ʔulu²，即「動腦的人」或「領導者、發號施令者」）。¹ 母親 kina Peleng（帛冷）擅長編織、刺繡、結繩、民俗植物學，為部落公認的古調傳唱者。撒古流的家學中流竄著既能動手又能動腦的藝術血脈，其笑稱自己打從娘胎便聽著雕刻刀敲打的声音出世，而撒古流的創作更屢屢讓人驚豔，顯現其精湛的手藝及充滿想像力又富有結構性的頭腦。



峰迴路轉

撒古流生長的部落與平地漢人居住地隔著幾座山，進出部落僅賴羊腸小徑，極為不便，以致受文明衝擊較晚，直到撒古流國中快畢業，電力始進入其部落。1978年，撒古流畢業於屏東內埔農工電工科，並於家鄉成立工作室，從事木雕、石雕、古陶藝製作及教學，隔年考取乙級電工執照，於原鄉從事水電承裝業。1981年，轉任職三地門鄉公所水電技工，負責全鄉路燈與自來水維修，此時，撒古流體悟與感傷原鄉文化深受基督宗教及政府漢化政策的影響，正在快速流失，遂趁巡迴全鄉維修水電之便，帶著筆記本尋訪耆老進行田野調查，紀錄排灣族的傳統文化及口傳歷史，並以素描描繪所見雕刻與服飾圖紋。隨著筆記本的快速累積，心靈的悸動日益澎湃，1984年毅然辭去公務員，專注藝術創作與原鄉文化振興之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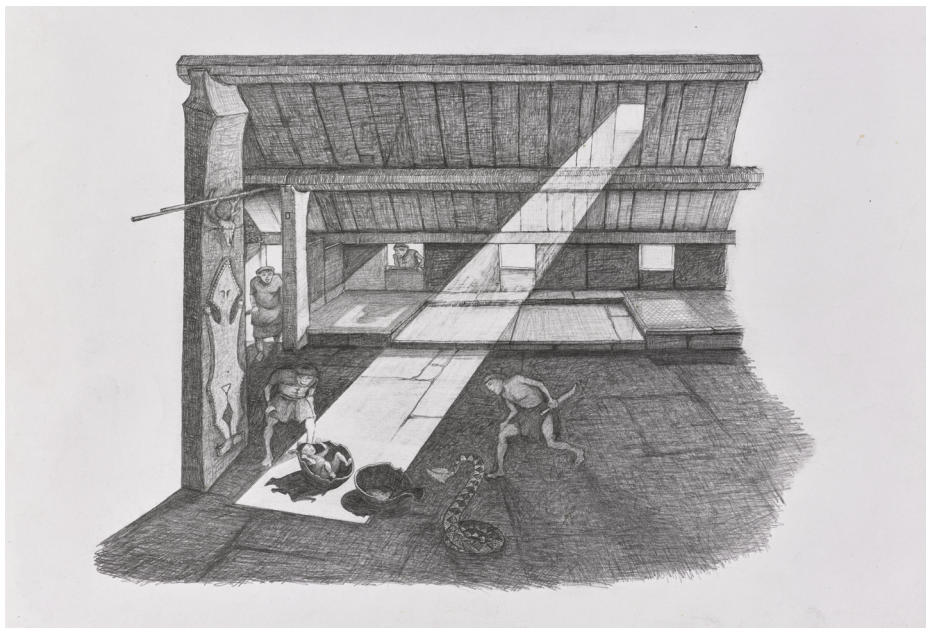
撒古流很快地從小物件的木石雕刻轉為大型創作，更一頭栽入已失傳的「排灣三寶」³中古陶壺的製作，部落老人家看了驚嘆道：「除了少數那幾件很古老的、祖先傳下來的以外，我們從來沒看過有人可以做出來！」很快的，陶壺成為北排灣地區婚禮的必備禮品，打破了傳統上只有貴族通婚才能致贈陶壺的習俗，讓陶壺從原本階級的特權



表徵，變為排灣族整個族群的表徵。之後，撒古流又陸續嘗試各種不同媒材的創作，逐步擴及大型雕塑公共藝術、庭院造景、傳統石板屋改良建造、以石材為表現的別墅建築等。

部落有教室

撒古流以敏銳的心靈關注著部落的文化變異，經常透過創作或公眾活動、儀式，把部落已失落或即將流失的傳統重新建構，進行文化的推動與改革。包含 1984 年起承擔多場屏東及三地門鄉聯合豐年祭會場設計布置與統合規畫、興建南投九族文化村石板屋群聚落（1985）、設計屏東三地門長老教會禮拜堂（1990）、建造其位於三地門的工作室「風刮地」（1992～）、協助臺東延平鄉「布農部落」新部落營造規畫（1993）、建蓋桃園復興鄉改良式石板屋「石廬」（1993-1997）、設計建造三地門鄉公所及其周邊環境視覺規畫（1994）、淡江中學「校園文化教室：石板屋營造」（2001）、新竹尖石鄉司馬庫斯泰雅族部落教室規畫實作（2006）、高雄市立美術館《邊界敘譜：光的記憶——撒古流》個展（2015）、屏東火車站公共藝術〈太陽的小孩〉（2016）……等。撒古流總是透過公共藝術、建屋等大型藝術工程的機會，邀請部落長者與青年共同參與，藉由實務進行部落技能與文化思維的傳承、教育工作，亦藉事凝聚族人的心，撒古流強調：「不管人在哪裡，部落的教育、文化的傳承都不能省略。」



以「石廬」為例，即為撒古流從達瓦蘭部落帶了十幾位年輕人施作，藉此訓練他們如何面對一棟建築物，運用材料把傳統的石板屋改良成2樓、3樓，同時改善採光、通風，告訴族人，過去的建築在現今社會仍可以蓋、可以發展。2015年於高美館「光的記憶」個展時帶領族人以9天時間在展場完成〈遠古的火·石板屋〉創作，其結構跨越了族群與年代的疆界，右半邊維持石板屋傳統構造與陳設，左半邊融入漢文化特徵，既傳達了傳統排灣文化與石板屋精神，亦隱喻部落傳統文化流失的感傷。三地門長老教會為臺灣第一棟融入母體文化元素的教會建築，對日後原住民教會的設計影響甚鉅，亦為撒古流於原鄉教會推動「信仰本土化」，將傳統圖騰文化與西方信仰結合的具體實踐。撒古流位於三地門的工作室「風刮地」初設立時兼具住家、創作、授徒、藝術愛好者匯聚的基地，受迫於現實生活考量，現在雖與初設立的營運模式有所改變，但其扮演部落教室、在地藝術人文空間與人才培訓場的功能及精神始終不變，甚而成為以藝術為根基，作為傳遞原民族文化以及原漢交流的平台。²

這些案例也呼應了撒古流自1993年起推動的「部落有教室—菁英回流」運動，強調部落即是教室，老人是一本書，菁英是推動文化紮根之原動力。其希望把部落的思維引到過去傳統的樣貌，有限度的還原到原來的生活模式裡，但不否定現代的價值，讓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相融。



書寫無字天書

數十年來，撒古流的筆記持續累積，其強烈感受部落長者急速凋零，年輕世代則越來越聽不懂自身母體文化語言，因而積極整理得自長者和祖靈的部落文化知識、圖騰等，分為「排灣族人的名字」、「火」、「圖紋」、「祖靈的居所（陶壺）」、「部落的石板屋」、「琉璃珠」……等不同專題，結合繪圖進行寫作，不僅建構自己藝術創作的資料庫，更希冀將這些圖文資料匯聚成一部部專書出版，使世人得以看見，讓部落文化得以傳播、長存。其中已出版的《祖靈的居所》（2007）於2013年再版時獲第38屆金鼎獎優良出版品，目前則主要集中於「圖紋」、「排灣族人的名字」、「琉璃珠」之整理。

1990年撒古流升格父親後，深感部落的年輕人、小孩普遍不會講自己的母語全名，只會講乳名，更不知其意涵，且發音不準，但卻可以把漢語名字講得很清楚，因而觸發撒古流推動原住民姓氏歸還運動，並自2008年起著手整理「排灣族人的名字」（至今仍持續中）。他不但把族人命名的全名、乳名逐一羅列記載，說明兩者的關連性，以及詞性、所屬性別、命名的來源、典故、代表意涵、禁忌……等，更將其連結到對部落文化改變的觀察與反省，以及人際之間相處應有的態度、生活哲思，並繪製表達其意涵之圖像。撒古流期盼著將來能舉辦一個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的展覽，並出版專輯，讓族人能夠真正瞭解自己的名字。

琉璃珠在排灣族社會是一個很重要、神聖的珍寶，過去部落裡幾乎每位婦女胸前都有一串古老的琉璃珠，部落的傳統信仰和神話傳說也經常提到琉璃珠，且把其精神意涵講得很清楚，但這3、40年來受到觀光、商業的操作，卻把它變成樣板化、物質化的解釋，諸如象徵偉大、戀愛等。又如cemel在排灣族傳統語言為「藥」，卻被譯成植物；sacemel為「聖藥」，則被譯成野獸；qemu zimuzip為「世代哺育者」，

被譯成動物。撒古流驚嘆祖先的智慧可以用極簡的圖紋、顏色、意象，說明宇宙大地的奧妙、哲學，傳達對自然大地的呵護與愛戀，因而透過自己的田調紀錄、得自長者的記憶，以及文物背後典故傳達的精神意涵，使用傳統的古老語言、詞彙去佐證琉璃珠的意義進行書寫，力圖把琉璃珠比較嚴謹的那一面向呈現出來，並著重在哲學、生態等記憶工程和環境工程的建構，藉由琉璃珠講訴排灣族的哲學，其認為這也是目前臺灣原住民族應該抓住的關鍵精神，希冀人們能夠自省，我們當下所處的環境究竟還保有多少自然、人情味、物種之間的尊重，身為地球村村民的我們，在面臨生態耗竭的當下，應該放慢人類進步的腳步，給予自然大地喘息的機會。

撒古流感慨漢人有發展文字，只要安靜的在燈光下閱讀即可吸收到祖先的經驗，但原住民族是一個無字天書的族群，必需靠身體力行傳承祖先的經驗。撒古流以身體力行的方式企圖重建過去的部落文化，但察覺這一輩子不可能完全說得明白，而且有時身體力行做的事，下一代的族人不一定看得懂，因為他們已不屬於身體力行的世代，而是用文字建構知識的，他們所看到的空間、所接觸的人們、所認定的價值已不一樣。撒古流身為經歷傳統部落生活與對文化理解最末代的那片葉子，且為部落裡較早接受國民教育的一代，擁有雙邊的知識和生活經驗，孰悉現代社會和過去傳統的環境，其感受自己年紀日增、體力漸衰，故格外珍惜後續能擁有的安靜時間和空間，在 2015 年高美館《光的記憶》個展後，除了屏東火車站公共藝術，及花蓮「拉庫拉庫流域布農族傳統營照技術傳習班」教授建造石板屋外，近兩年更專注於寫作，期盼自己寫的書，將來有一天後代可以靜靜的在燈光下閱讀他的經驗。

思維雕塑與生產水滴

撒古流的藝術創作，將來自對於本族文化深刻的理解，轉化為天馬行



空的創意，作品媒材與造型千變萬化，但手法與線條始終保持著優雅、嚴謹的姿態。然而，無論作品主題、訴說的故事為何，「思維」才是撒古流主要的創作素材，其蘊含的最大意義是文化命脈的傳達，他希望透過自己從事的每一件事、每一個工作，傳播自己民族、部落好的文化傳統，喚醒族人的自覺與自信，重視文化傳承與民族教育，不要讓自己優良的文化傳統、智慧繼續流失。其不斷的傳遞來自祖靈的養分給部落族人，並將此視為使命，且擴散到諸多的臺灣原民族群。

撒古流投身文化與藝術創作耕耘 40 年的成果，在 2018 年獲得了「第二十屆國家文藝獎」的肯定，然而，撒古流對部落文化藝術傳承與發揚光大的腳步尚未停歇。他期許用美學教育下一代，讓美的養分不斷滋長，重新滋潤這塊土地，讓孩子學會用美去看待萬變的生活，理解原本自己文化的美在當代社會中存在的價值，更自喻：「這個獎項好比一棵果子累累的大樹，足夠讓自然界的朋友們，以及我的家人和朋友共同分享，尤其生活在大地上的原住民族，猶如入冬季節，樹梢上最動人美麗的葉片般，給了入春時的豐厚養分，把末梢之美釋放出來，傳給下一棒，再下一棒。」³ 其深切盼望著透過自己的創作與對部落文化的整理、重建，讓祖先與自己，自己的下一代，下一代的下一代，看見自己及自己站立的位置。⁴

撒古流將一路走來的創作與工作稱為「功課」，他認為自己只是在生產一滴水，但這一滴水必需透過很多種、無數次的倒，讓這滴水無間

右 藝術家撒古流（攝影：鄭景陽）
左 〈鷹架上的獵人〉（《心中的三座山》系列） 2009 15x42x125cm（雕塑尺寸）· 22x52x45cm（座尺寸）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斷的產生，把養分分享給別人。而此過程也是撒古流養分的補充，因為一直在釋放，相對地自己的能量也必須不斷的補充。老人家告訴他，你要喝下一罈水，你的杯子就必需一直倒，滿了要倒、滿了要倒，必須學會怎麼倒給別人，倒了，杯子會是空的，但可以再裝滿，當你不再倒給別人的時候，祖先的祝福、靈感，也就沒有地方可以再裝。撒古流深信在倒的過程裡，必會有來自祖靈的回饋，讓自己在夢裡找到這些圖像，在無意間的生活裡得到這些認知。俗云「粒米成籬、滴水成河」，儘管撒古流生產的僅是一滴水，但不可漠視這顆水滴巨大的力量，其源源不絕地湧現，終將成河，匯為大海。

* 依撒古流表示：在排灣族社會 55 歲以上的人稱之為 pu varung（從心），意指具備慧心的年紀，生命經驗已累積到可以用心（非腦）思考事情，已經不只是省能、省時、省力等技法、度量衡之運作自如而已，尚有較為靈性部分的思惟考量。這個年紀的人，在人世間的經驗、智慧，有時若不能替人們解決部分人性的困惑時，必須尋找更高度智慧去解決問題，只能求助靈媒（pakivadaq）或祖靈了。

** 「pu-?ulu」代表侯塞音的符號，發出比「q」還要輕的塞音。有些排灣族語方言將「頭」發音為「qulu」，但是撒古流出身的三地門北方方言，稱「頭」為「pu-?ulu」。引自蔣斌〈是 pu-luma（動手的人），也是（動腦的人）——撒古流·巴瓦瓦隆〉，《第二十屆國家文藝獎得獎者 / 藝術家撒古流·巴瓦瓦隆》專刊，台北：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，2018 年 4 月，頁 7。

*** 陶壺、琉璃珠與青銅刀柄，是三件流傳在排灣族貴族家系之間，但當代族人並無製作技術，從日治以來的文獻也沒有目睹族人製作記載的物件。同註 2，頁 13。

**** 有關「風刮地」較詳盡的介紹可參閱高雄市立美術館《藝術認證》35 期筆者所撰〈原民文化藝術的輸出地—風刮地〉，2010 年 12 月，頁 44-47。

***** 同註 2，頁 5。

***** 撒古流自序，〈祖靈與我在人間的居所〉，引自撒古流著，《祖靈的居所》，屏東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，2013 年 6 月，頁 11。